

## 明代長洲名士文徵明的藏書生活

### The Book Collection Life of Changzhou Celebrity Wen Zheng-Ming in the Ming Dynasty

黃敬程

Ching-Cheng Huang

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碩士生

MA Student,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,

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

E-mail: kaneee2001@gmail.com

陳冠至

Kuan-Chih Chen

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

Assistan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,

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

E-mail: 080677@mail.fju.edu.tw

#### 【摘要 Abstract】

明代長洲藏書家文徵明(1470-1559)，是一位傑出且著名的藏書家，自幼喜愛讀書亦好藏書，築有藏書樓「玉蘭堂」，收藏不少善本書，內容豐富，經史子集皆有涉及。同時，他也相當注重收藏鈔本，所抄圖書，即世稱「文鈔本」的影響頗大。另一方面，文徵明也是明代中葉吳中文人集團的代表性人物，與當地文人之間的藏書交流與社群活動非常頻繁。本文旨在探討文徵明的藏書活動與生活類型，並透過其社群生活的交流，了解長洲藏書文化之一隅。

The Changzhou celebrity Wen Zheng-Ming (1470-1559) was a distinguished and well-known book collector in the Ming dynasty. He owned a library named Yulantang with an abundant collection of rare editions of book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classical Chinese works. In addition, his book collection also featured an assortment of transcripts of influential books. Wen Zheng-Ming was moreover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literati in the region Wuzhong in the mid-Ming dynasty where he frequently exchanged his collected books with the local literati and regularly participated in local community activities.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en Zheng-Ming's

圖書與資訊學刊 第 5 卷第 2 期(2013 年 11 月)

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, literary exchanges, and community life, through which readers may observe the epitome of the culture of book collection in Changzhou.

**關鍵詞** Keyword

文徵明 明代 藏書 長洲

Wen Zheng-Ming ; the Ming Dynasty ; Book collection ; Changzhou

## 壹、前言

文徵明，初名璧，以字行，又字徵仲，別號衡山居士，長洲(今江蘇蘇州)人。生於明成化六年(1470)，卒於嘉靖三十八年(1559)。他是明代傑出書畫家、著名藏書家。出身書香門第，其父文林，字宗儒，起家進士，曾任溫州知府，生三子，文徵明排行老二。

文徵明少時才智並不突出，稍長漸穎異挺發，英氣逼人。他曾學文於吳寬(1435-1504)，學書法於李應禎(1431-1493)，學繪畫於沈周(1427-1509)；又與祝允明(1460-1526)、唐寅(1470-1524)、徐禎卿(1479-1511)等文士相切磋，師友相輔，名聲益著。然困於科場，履試不第。正德末，巡撫李充嗣(1465-1537)愛其才，推薦於朝廷，始授翰林院待詔。即便宦業不遂，聲譽卻日隆，當時四方求其詩文、書畫的人很多(任繼愈，2001)，史稱：「主風雅數十年。與之游者王寵(1494-1533)、陸師道(1510-1573)、陳道復(1483-1544)、王穀祥(1501-1568)、彭年(1505-1566)、周天球(1514-1595)、錢穀(1508-1572)之屬，亦皆以詞翰名於世」(清·張廷玉等，1988)，也都是當地著名的藏書家(陳冠至，2002)。稍後，由於文徵明煩厭於官場交際，不久便辭官歸里，終日以詩文、書畫為樂。

## 貳、生平

文徵明出生於蘇州府長洲縣(今蘇州市東北部)德慶橋西北曹家巷，初名璧，字徵明，後以字行，更字徵仲。因先祖曾居衡山，故以衡山為號。他曾自敘家世云：

文氏姬姓，裔出西漢成都守翁，始姓稱于蜀，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，自成都徙盧陵。傳十一世，至宋宣教郎寶，實與丞相天祥(1236-1283)同所出。寶官衡州教授，子孫因家衡山。至鎮遠府君俊卿，仕元季為湖廣管軍都元帥，佩金虎符，鎮武昌，生六子：長定開，入國朝為荊州左護千戶，賜名添龍；次定聰，侍高皇帝為散騎舍人，後贅為都指揮蔡本婿，從蔡徙蘇州，遂佔籍為蘇之長洲人(明·文徵明，1986)。

文氏累世簪纓，徵明的父親文林亦舉進士，由溫州永嘉知縣升至溫州知府；叔父文森(1462-1525)，也官至右僉都御史。文徵明幼時即與一般孩童相異，據說他發育不很健全，直到七歲方能站立。同年，時僅三十二歲的母親祁氏不幸過世，父親便送徵明兄弟返回長洲老家。至此，徵明便由外祖母徐氏、姨母祁守清及母舅祁春撫養。徵明到八歲時，仍然不會說話，許多人認為他愚鈍，而父親卻不這麼認為。史載：

公生而少慧，貌古神完。八、九歲時，語言猶不分別，他人或易視之。而其兄奎(1470-1536)爽朗俊偉，文林獨器公曰：「此兒他日必有所成，非乃兄所及也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十一歲時，文徵明始能言語，乃就外塾。他的父親一直認為此兒神明內蘊，非其兄能及。果然稍長穎異挺發，日記數百千言。未幾，甫自涑水致仕歸鄉不久的祖父文顯因病辭世，父親文林旋罷官返家居憂守喪。

兩年後，文林起復知博平縣，他將十三歲的徵明帶在身邊，就近照養，於是徵明在博平生活了三年多。成化二十一年(1485)，文林以考績還朝，補南京太僕寺丞，明初建都南京，朝廷就將專司牧養

軍馬的管理機構太僕寺設置於此，史稱南太僕寺。太僕寺隸屬兵部，管轄大江南北包括南京(應天府)在內的六府二州的馬政。(曹家富，2003)南京本為明初國都，當時雖已遷都北京，南京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，加上明初諸帝對南京的圖書文化活動大多十分重視，因此，這裡無論是刻書業還是售書業，都獲得相當高度的發展。明代南京的三山街和太學一帶，還成為與北京、蘇州、杭州齊名的四大書業中心之一，成為文士聚集和文化發展的重點地區。(徐雁、譚華軍，1997)

文林來到滁州就任時，徵明亦隨往。雖然不久後文林即告歸還里，父子二人僅在這裡短暫的停留，然卻與滁州延續了長達七十多年的文化情愫。滁州曾是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(1007-1072)的謫居地，山清水秀，歐陽修還為此寫下了《醉翁亭記》和《豐樂亭記》諸文。加上宋時南京各方面的發展都十分快速，後來便逐漸成為文人墨客心儀神往的所在。在文林治滁的六年當中，他興利除弊，做了不少深受當地人民歡迎的事，甚至還寫下自己所見所聞的詩詞，以及考訂經史文章等四十八則，後經徵明親手抄錄整理，定名《琅琊漫抄》。(曹家富，2003)回到家鄉後，徵明認識了唐寅和都穆(1459-1525)，並向都穆學習作詩。徵明宣稱：

余十六、七時，喜為詩，余友都君元敬實授之法。於時君有心戒，不事吟諷，而談評不廢。余每一篇成，輒就君是正，而君未嘗不為余盡也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然而，都穆僅止領他入門，教他作詩的基礎理論而已，徵明日後在詩學上的成就，還是得益於一己之勤奮自學，以及友人的相互切磋酬唱。他一生所為詩文很多，後以《甫田集》行於世。

文徵明居滁期間，曾經拜父親的同僚呂常學

詩，書法得到父親的好友李應禎的悉心傳授。李應禎是一位功力深厚，又具獨創性的書法家，他對後來吳門的書法發展影響很大。徵明述云：

家君寺丞在太僕時，公(李應禎)為少卿。徵明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，所承緒論為多。一日，書《魏府君碑》，顧謂徵明曰：「吾學書四十年，今始有得。」且曰：「破卻功夫，何至隨人腳踵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文徵明二十六歲時，跟隨時已譽滿畫壇的吳派畫家沈周學畫，而沈周也是徵明父親的好友。沈周與物無忤，知己之交，僅吳寬、文林、都穆和徵明數人耳。徵明題沈周大作《溪山長卷》嘗曰：

王君虞卿，嘗得沈石田先生(沈周)畫卷，聯楮十有一幅，長六十尺。意象已具，而點染未就。以徵明嘗從遊門下，俾為足之。自顧拙劣，烏足為貂尾之續哉？憶自弘治乙酉(1489)，謁公雙蛾僧舍，觀公作《長江萬里圖》，意頗欣會。公笑曰：「此余從來業障，君何用為之？」蓋不欲其以藝事得名也。然相從之久，未嘗不為余盡。大意謂：「畫法以意匠經營為主，然必氣韻生動為妙。意匠易及，而氣韻別有三昧，非可言傳。」他日題徵明所作荊關小幅云：「莫把荊關論畫法，文章胸次有江山。」褒許雖過，實寓不滿之意。及是五十年，公歿既久，時人仍稱予善畫，謂庶幾可以繼公，正昔人所謂無佛處稱尊也。此卷意匠之妙，在公可無遺恨。若夫氣運，徵明何有焉？嘉靖丙午(1546)四月望，後學文徵明識。時年七十有七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實際上，文徵明在邑中為諸生時，就已開始「習繪事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。他在謁見沈周之前，已經畫了六、七年的畫，而且文氏家藏古代名跡不

少，徵明乃得以觀摩臨仿古代名作，無師自通。當然，他在繪畫上的發展，還是拜在沈周門下以後始突飛猛進。因此，文徵明對沈周師禮有加，他常向人稱：「我家沈先生」，(明·王兆雲，1991)且讚云：「石田先生(沈周)得畫家三昧，於唐諸名家筆法，無所不窺。余晚進，每見其遺翰，便把玩不能捨，真海內宗匠也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弘治八年(1495)，二十六歲的文徵明學文於當時在政治和文壇上皆享有盛名的吳寬。史載：「溫州公(徵明父文林)與吳文定公寬為同年進士，時文定居憂於家，溫州使公(徵明)往從之遊。文定得公甚喜，因悉以古文法授之，且為延譽於公卿間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徵明一生的道德與文章，雖無獨特創造，卻也保持很高的水平，俱為後世所稱美。在文徵明居住滁州及長洲其間，是他的書法師古博習最為重要的奠定階段，也正是他往來吳門、金陵二地訪學、應試、交友的頻繁期。(蔡清德，2007)他一生的詩朋畫友難以計數，弘治六年(1493)時，文徵明奉父命至江浦定山從莊昶(1427-1499)遊，莊昶對文徵明的到來大有相見恨晚之感，甚至視其為忘年之交，贈詩云：

一燈何處寫相知，對坐寒窗暮雨時。詩本平生非杜甫，琴才臨老遇鐘期。盡堪出手名家早，但覺忘年得友遲。肯許無言真妙處，欲將千古慰深思。(明·莊昶，1970)

詩中莊昶對文徵明期許甚高，文徵明也作《再至定山辱莊先生贈詩次韻奉答》以謝：

稚齒窮身豈有知，偶陪高論得移時。感公不以愚頑棄，顧我何堪遠大期。草閣便須終歲住，僕人休訝出山遲。歸來乞得堯夫句，暮雨秋燈不斷思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文徵明一生似乎與莊昶有著某種契合，除了莊昶的聲望學識和處世態度對文徵明有所觸動外，他的擅揚推重，也為年輕的文徵明進入金陵文人圈作了鋪墊。莊昶的知遇，徵明始終心懷感念，二十年後再至江浦，雖已物是人非，睹物思情，徵明乃作《宿江浦有懷定山先生》抒懷：

驚風木葉夜毵毵，獨宿江城酒半酣。千載名山無謝傳，一生知己愧羊曇。青燈暮雨殘詩帖，明月蒼松舊草庵。二十年來頭欲白，當時心事向誰談？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詩中追憶往事，寄託徵明對莊昶的無限思念。此外，于鑿與胡松(1490-1572)，也是徵明在滁州結交的好友。于鑿是正德三年(1508)進士，因故謫往邊遠的貴州，時徵明賦詩相送，情誼深厚，詩云：

弱時相見在滁州，三十年來總白頭。願此時光隨水逝，與君踪跡若雲浮。都門舊雨平生活，貴竹明朝萬里舟。忍寫新詩寄新恨，南雲北雁兩悠悠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徵明追憶兩人二十歲時的訂交，和三十年來的相知，感慨世道人心，隱隱為友人的際遇忿忿不平。當于鑿從貴州致仕返里，遠在蘇州的文徵明聞訊十分高興，又作詩慶賀，並對自己不能與他相見感到惆悵。此外，文徵明與嘉靖進士吏部尚書滁州人胡松也是知交。胡松因上書論邊事受讒，徵明卻非常佩服他的膽識。從年齡上講，徵明較胡松年長許多，卻折輩下交，成了忘年之交。後來胡松削職為民，徵明馬上寄詩慰勉，暗諭此乃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」詩云：

當日籌邊事最更，曾看疏草識高名。旋收書札渾如面，未及交歡已有情。塞上底須論馬失？

周南空複著書成。遙知西澗春潮急，野渡孤舟盡日橫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詩中所言籌邊一事，是指胡松著名奏疏〈邊務十二事〉。由於文臣言邊事，當時朝廷多忌之；再加上語侵當時用事者，故為權貴不容而削職為民。徵明在胡松最失落的時候給予勉勵，可以看出兩人的交情非常好。

此外，文氏父子也為滁州帶來江南文人崇尚風雅的生活情趣。徵明一有空就浸淫在琅琊的青山綠水中，以山林為鄰，以水石為友，一年間遊山玩水達十四次之多，自稱：「得閒不到山中樂，空枉天公與清福。到滁不到琅琊山，歸去何憑作公牘？」「遊山無窮如讀書，愈索愈奇何處熟。山靈雖靜不厭樂，一百番來未為讀。」他把遊山當作讀一部大書，為滁州的山水寫下了新的篇章。(曹家富，2003)

儘管文徵明年少時就喜愛藝術，擅長詩、書、畫、文，但他同歷來受儒家思想教育培養的文人一樣，志向不在藝術，而是求取功名，希望能於政治上有所作為。由於徵明的祖父、父親和叔父，皆在朝中做官，且官譽俱佳；加上徵明從十幾歲起，便跟隨父親遊宦四方，耳濡目染官場中事，早已將出仕當成自己未來的人生志向。雖有抱負，但仍得遵循封建傳統，參加科舉考試。(程大利，1997)可惜，文徵明在科舉考試上並不順利，連連受挫，懷才不遇的感覺讓他對科舉考試越來越沒有興趣，卻對家藏的琴、書舊業益發重視，甚至高於功名利祿。他曾發為詩云：「京城兩月按征衫，此日停雲一解顏。道路何如故鄉好，琴書能待主人還。已過壯歲悲華髮，敢負明時問碧山。百事不營惟美睡，黃花時節雨斑斑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又云：「背郭通村小築居，任心還往樂何如？山中舊業千頭橘，水面新租十畝魚。未遂隱謀避聊俗，不忘壯治有藏書。抱衾曾借西齋榻，回首題詩十載餘。」(明·文徵

明，1987)徵明避世藏書之志，油然而生。

### 參、文徵明的藏書活動

文徵明嗜好購書與藏書，嘗自敘：「弘治初(1488)，余為諸生，與都君玄敬(都穆)、祝君希哲(祝允明)、唐君子畏(唐寅)倡為古文辭。爭懸金購書，探奇摘異，窮日力不休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當時，他就常與都穆等友人四處購書，並且致力探究書籍的內容。同時，從徵明論其書友無錫藏書家華夏(1490-1563)的對話當中，也曾披露出他對藏書的嗜好。文徵明說：

真賞齋者，吾友華中父氏(華夏)藏圖書之室也。中父端靖喜學，尤喜古法書圖畫，古金石刻及鼎彝器物。家本溫厚，蓄畬所入，可以裕欲；而於聲色服用，一不留意，而惟圖史之癖。精鑒博識，得之心而寓於目。每併金懸購，故所蓄咸不下乙品。自弱歲抵今，垂四十年，志不少怠，家坐是稍落，弗恤而彌勤。余雅同所好，歲輒過之。室廬靚深，度閣精好。讌談之餘，焚香設茗，手發所藏，玉軸錦幪，爛然溢目。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此外，徵明之子文嘉(1501-1583)，也曾稱其父喜好藏書，云：「公(文徵明)讀書甚精博，家藏亦富，惟陽陰方技等書，一不經覽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6)清人葉昌熾(1847-1917)也曾經說道：「所見待詔(文徵明)藏書，引首皆用『江左』二字長方印，或用『竹塢』，或用『停雲』圓印。」(清·葉昌熾，1980)徵明好藏書，並講究藏書生活意境的營造。王世貞(1526-1590)嘗述文徵明的日常生活云：

先生暇則一出，游近地佳山水，所至奉迎恐後。居間客過從，焚香煮茗，談古書畫彝鼎品

水石道吳中耆舊，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。  
(明·王世貞，1991)

藏書既富，文會又多，自然善於賞鑒。劉鳳(1517-1600)論文徵明「尤稱善鑒，古宗彝醜器、三代器及縑素品不一，吳善以贖售，得其一言輒價翔，故以文史玩弄，聲重於王公間。」(明·劉鳳，1996)；何良俊(1506-1573)亦云：

衡山(文徵明)最喜評校書畫，余每見，必挾所藏以往，先生披覽盡日，先生亦盡出所蓄。常自書房中捧四卷，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四卷，雖數反不倦。(明·何良俊，1997)

### 一、文徵明與「玉蘭堂」

文徵明築有藏書樓「玉蘭堂」。「玉蘭堂」位於文家典雅的庭園之中，庭園內種植海棠、梨花、菊花、牡丹等名花，還有青竹。然而，庭園中最有特色的當數玉蘭花，這是文徵明最喜歡的。他曾為歌詠玉蘭花的芳潔高雅，賦云：

時雨祛殘暑，涼颺集華軒。春徂眾芳歇，晚蕙抽瑤根。重茲蘭之屬，不與凡卉群。離離水蒼珮，肅肅紫霞紳。耿耿孤榻畔，燕對如高人。啟扉得良友，列案羅清樽。於焉撫靈植，一笑滌塵煩。微風南牖來，濃馥散氤氳。有時參鼻觀，即之已無存。譬彼孤潔士，可望不可親。如何庭階近，有此幽谷芬。相忘餘冽中，漸久不復聞。魯哲日已遠，楚累亦沉淪。無能被雅操，且復酌芳魂。(明·文徵明，1986)

足見徵明對玉蘭花的獨鍾與欣賞，而「玉蘭堂」也正是因為徵明偏愛玉蘭花而得名的。此外，徵明非常注重書籍的保護，還曾經為了保護藏書免於鼠患，寫信向人討貓驅鼠。信中曰：「珍重從君乞小狸，女郎先已辦氈毼。自緣夜榻思高枕，端要山齋

護舊書。遣聘自將鹽裡筍，策勳莫道食無魚。花陰滿地春堪戲，正是蠶眠二月餘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徵明愛書護書之情，於此可見。

### 二、文徵明的藏書

文徵明收藏的善本書不少，內容亦豐富，經史子集皆涉獵。例如：經部有宋刻本《周易》10卷；史部有元刻本《資治通鑒》294卷，是元代興文署刻本，也是難得的官刻善本，而文氏藏本上有呂中嚴氏題識，卷末印有「玉蘭堂」書記。子部有宋刻本《洪氏集驗方》5卷，後有「乾道庚寅(1170)十二月十日鄱陽洪遵」書跋，用淳熙年間官冊紙背所印，卷首有「玉蘭堂」諸朱記。又有宋刻本《沖虛至德真經》8卷，卷首有「玉蘭堂」、「辛夷館」二印。集部有宋刻本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26卷，卷後有「雲衢余成元德校正」字樣，卷中「玉蘭堂」圖記；又有宋刻本《白氏文集》71卷，為紹興初年刻本，卷首有「玉蘭堂」圖記。(尚東發，2009)此外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司馬光《類篇》景鈔宋刊大字本，卷首亦鈐有「玉蘭堂」白方印。(宋·司馬光，1066)

受明初藏書風氣影響，文徵明也喜歡收藏鈔本。尤其是他親自鈔寫的圖書，世稱文鈔本，在蟬林當中倍受重視。在後世藏書家的心目中，「玉蘭堂」鈔本、吳寬「叢書堂」鈔本和葉盛(1420-1470)「菴竹堂」鈔本並著，名滿大江南北。(尚東發，2009)而任何書籍只要是文徵明所鈔，價值頓時倍增。

### 三、文徵明的藏書印

文徵明為風雅巨擘，藏書印很多。除前述《藏書紀事詩》所載徵明藏書頁首皆用「江左」二字長方印，或用「竹塢」、「停雲」等印之外，其餘較

知名者約略還有「玉蘭堂」、「辛夷館」、「翠竹齋」、「梅華屋」、「梅溪精舍」及「煙條館」等。觀其藏印之豐，更見藏書之富，在明代長洲，甚至蘇州的藏書界裡，頗享盛名。(任繼愈，2001)

## 肆、文徵明的社群生活

### 一、文徵明的師友社群

藏書家每因藏書眾多而無師自學，或者以家學為求知聞道的主要途徑。然不論採家學或延師的方式，亦可自成學習社群。古之師者，除傳道、授業，解惑外，對學生生活文化的生成與趨勢取向，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。而具師生關係者，也是文人集團類型之一種。尤其是明代吳地的藏書家，若非出身仕宦、高貴之家，就是當地知名的文人雅士。這些人通常對該地文人生活文化類型的形塑，扮演著主要的角色。而明代蘇州地區的藏書家之間，亦多有師承關係。(陳冠至，2002)長洲為蘇州府轄內之一縣，由此入手，當可略窺明代長洲文士的藏書生活面向。

如前所述，文徵明的師友為數眾多，顯出他的好學與博學。《皇明詞林人物考》載：

於文，師故吳少宰寬；於書，師故李太僕應禎(1431-1493)；於畫，師故沈周。先生(徵明)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。吳中文士秀異，祝允明、唐寅、徐禎卿日來遊，允明精八法，寅善丹青，禎卿詩奕奕，有建安風。(明·王兆雲，1991)

以上說明，徵明曾學畫於沈周，文師吳寬；孫艾、都穆也學詩於沈周，三人俱為沈氏弟子，而明代吳郡文士之間的師友社群，呈顯著一張交錯複雜的社群網絡。相信本地的藏書家，也正是因循這張相互交織的師承脈絡，讓明代長洲的藏書文化更加

高舉揚興。

### 二、文徵明的文會生活

「明人重聲氣，喜結文社。」明代士人因血緣、地緣、身份、修養、趣尚組成各種團體會社，吟詠酬唱，雅集結社是當時士子文人社會交往的主要形式。(蔡清德，2007)藏書家之間也會因校書、訪書等藏書專業上的問題，必須集合眾人的意見以交流知識及資訊，文會過從便成為主要的生活內涵，往往也促成藏書家之間結成更為縝密複雜的社群。在明代，這種文化活動可追溯自明初吳地文人集團間的文會題詠生活。然而文人結社並非都標舉著明確的文學主張或創作宗旨，事實上大多數的文人社團僅僅是志趣相投、詩酒風流的組合而已。(郭英德，1992)尤其文人集會，在觴詠流連之餘，難免因同好而結合成固定集會，如詩社、文社等。尤其是當文人們同好藏書的時候，校書、訪書、鑒別、題跋、借閱、傳鈔、刻書、論印、以及種種藏書專業，都不是一己之力能夠完成，必須經由彼此互相傳達、溝通分享，才克竟功。因此，在同樣以藏書為嗜好的基礎上，文人的文會社集，很容易因為同好藏書而轉變成為藏書家之間的文會過從。

文徵明是明代中葉文人集團的代表性人物，與當時的文人之間往來非常頻繁，從早年與父親文林遊履金陵開始，其交遊活動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區域。例如，文徵明與金陵文人書家的交遊圈中，金陵三俊(顧璘(1476-1545)、陳沂(1469-1538)、王韋)就是文氏交遊的一個重要群體。弘治八年(1495)秋，文徵明首赴應天鄉試，館王韋家，此年鄉試，顧璘、都穆與試獲領薦，文徵明不售。文氏與顧璘相知或正始於此時，此次相晤後，文、顧二人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篤厚交誼。(蔡清德，2007)

此外，自弘治以來，蘇州地區文人集團活動呈



現盛而不衰的態勢，規模也更為壯大。(鄭利華，1997)徵明常與友人進行書籍交流，例如他曾寫信給書友蔡羽(?-1541)曰：「冊葉日夕在心，兩日不知曾為動手否？千萬留意。徐幼文小畫乞檢還，至懇。廿六日，壁頓首達甫先生。子西集一本，在熊先生處，二本在陳希問處，少刻討來奉上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信中道出徵明與當地藏書家或文士之間書籍流通的頻繁與複雜。又如：他也曾寫信給南京藏書家顧璘曰：

近日在陳氏，邂逅皂人，具記數字，度已省覽。適聞范都諫早行，燈下書得手卷，附往，草草塞命，殊不得佳也。《天台志》輒乞一部，郡中新集，不吝并賜一二。十月十七日，徵明頓首東橋先生(1476-1545)執事。向許抄惠《玉山名勝集》，何如？(明·文徵明，1987)

信中所稱東橋即顧璘，信中亦可看出徵明與其交換索閱、借鈔等書事。他曾多次寫信向當地友人借觀奇書，例如給謝湖的信曰：「承尊體向安，甚慰。緣區區一向亦在病中，坐失問候，想不怪也。聞兒輩說，吾兄新購《松雪桃花賦》甚妙，憤憤中欲得一觀，幸封示以開鬱抱，萬萬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又如給陳淳(1483-1544)的信云：「《欣賞集》別部雜部記四、五冊，煩檢借。」(明·文徵明，1987)綜上所舉，文徵明與當地藏書家之間的借閱、傳鈔、訪書等活動，可謂相當頻繁。

除與本地藏書的書事過從外，《西園聞見錄》亦曾生動地紀錄著他與外地藏書家的文會過從情形，據載：

文衡山(徵明)最喜評較書畫，每客至，輒入書房中捧卷出，展過復捧入，數反不倦。一日何元朗(良俊)來訪，衡山書一掛幅贈之，…後

題云：「元朗自雲間來訪，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，淹留竟日，奉贈短句。」(明·張萱，1991)

何良俊為當時松江府華亭縣的知名藏書家，家「有『清森閣』在東海上，藏書四萬卷，名畫百籤，古帖鼎彝數十種」，(清·潘介祉，1986)此時來吳，與徵明時相過從，品騫書卷。徵明曾官翰林待詔，致仕後，日以文會自娛。他相當喜好文會結客，《甫田集》亦記載文徵明的交遊狀況云：

尤好為古文詞，時南峰楊公循吉(1456-1544)、枝山祝公允明，俱以古文名，然年俱長公(徵明)十餘歲，公與之上下其議論。二公雖性行不同，亦皆折輩行與交，深相契合。…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；六如唐君寅，天才俊逸。公與二人者，共耽古學，游從甚密。…雅宜王君寵，異才也，少公二十四歲，公雅相推重，引與游處，王竟以德學名。(明·文徵明，1986)

吳地一時的知名藏書家，幾乎皆是徵明的座上嘉賓。《明史竊·列傳》亦載徵明之交遊云：

其所與游皆吳中名士：楊循吉、祝允明，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。唐寅生同歲，居同里。徐昌穀(禎卿)且後進，皆以詩文書畫擅稱一時。顧諸人皆連起科第，徵明數試不捷，而海內士莫不豔其才名，首稱慕之。(明·尹守衡，1991)

徵明雖好文友，卻不喜權貴，故其文會對象，多把持自己的原則。《皇明詞林人物考》載徵明：「杜門不復與世事，以翰墨自娛。諸造請，戶外履常滿然先所與從請獨書生、故人、子屬為姻黨而窘者，雖強之，竟日不倦。其他即郡國守，相連車騎，富商賈人，珍寶填溢於里門外，不能博先生一赫譔。」(明·王兆雲，1991)這樣的原則，樹立往後吳中隱士結客的典範，後人多崇尚其清高自持之稟

性。

徵明行事雖然如此低調，然其聲名卻益為世人所重，文會之盛，煊赫一時，從遊者即便身為高官，卻仍以弟子、門人自稱。史載：

先生門無雜賓客，故嘗授陳道復(淳)書。而陸儀部師道歸，自儀部委質為弟子。其最善後進者，王吏部穀祥、王太學寵、秀才彭年、周天球。而先生之二子彭(1498-1573)、嘉亦名，能精其業，時時過從，談權藝文，品水石、記者舊故事，焚香燕坐，蕭然若世外。而吳中好事家，日相與載酒船候先生湖山間，以得一幸為快。(明·王兆雲，1991)

陸師道、王穀祥、王寵、周天球，與徵明子文彭，皆以藏書聞名東南，蘇州一時才俊，畢集於文氏庭墀間，以品藝論典為樂。而徵明的藏書與文會生活如此多姿多采，確實與僕馬競奔的仕途宦場判若天壤，高下立分。

## 伍、文徵明的讀書生活與著作

文徵明喜歡讀書。凡他喜愛的書都要反復閱讀數次，直到深刻領會其內涵方纔罷休。他寫過一首《冬夜讀書詩》，曰：

故書不厭百回讀，病後惟應此味長。千古精神如對越，一燈風雨正相忘。卷中求道深知謬，意外圖名抑又荒。束髮心情誰會得，中宵撫幾自茫茫。(明·文徵明，1986)

文徵明辭官歸里後，更加以讀書自娛，林下清朝，吟弄風月。他的詩寫得很好，兼唐宋舊韻，而以溫厚平和為主。他的文章也獨領文壇，醇雅典則，謹嚴處一字不苟，故一時文章家多以屬公。

文徵明不僅為書畫名家，著述亦不少。有《文

待詔題跋》2卷、《甫田集》25卷、《文太史詩》4卷、《梅花百詠》1卷、《文待詔集》1卷、《續集》1卷，以及《拙政園圖題詠》1卷。(任繼愈，2001)

## 陸、結論

受到藏書家風的影響，文徵明的子孫們也多享文名，熱衷藏書。他的大兒子文彭，字壽承，號三橋，以貢生授秀水訓導，升南京國子監助教。他的二兒子文嘉，字休承，號文水，繪藝得徵明真傳，功底甚深，文采亦佳。一如其兄，亦以貢生授烏程訓導，升和州學正。他的侄子文伯承(1502-1575)，字德承，號五峰，又號葆生，除藝能與文學外，三人皆有一個共同的嗜好，就是愛好藏書並通曉版本。當時名震天下的秀水藏書家項元汴(1525-1590)舉凡遇到宋刻佳槧，便邀請三人前往一同賞鑒，故項氏藏書多精妙絕倫，譽滿士林。

文彭、文嘉、文伯承三人都各有自己的藏書和藏書印。文彭藏印有「漁陽子」、「清白堂」、「三橋居士」等。文嘉藏印有「文嘉休承」、「歸來堂」、「白水衝人」、「肇錫餘以嘉名」等。文伯仁藏印有「元珠室」、「五峰山人」、「五峰樵客」、「雙玉蘭堂」等。

除上述外，文徵明的子孫仍不乏知名藏書家。例如他的孫子文元發(1529-1602)，字子悱，號清涼居士、湘南老人；曾孫文震孟(1574-1636)，字文起，號湛持，天啟二年(1622)狀元，授編修，累官東閣大學士；曾孫文從鼎，字定之，萬曆二十二年(1594)舉人等。他們也都是藏書和鑒賞書籍的能手，凡閱書多有題識，說明觀書的地點、時間及藏書情況。如文氏「玉蘭堂」所藏《資治通鑿》，文從鼎閱後即題：「丁亥年(1587)九月玉鑿山房閱」；文元發亦留下：「萬曆丁酉(1597)十二月二十三日看畢，

清涼居士記」、「家中書籍散亡，此書倖存，萬曆辛丑(1601)，湘南老人記」等墨蹟。後來，文震孟看後再題：「此書祖父手澤，藏於石經堂」。另文氏所藏元版《戰國策》中，也有文從鼎題識三處，楷書撰寫，分別說明此書裝訂和閱書時間及閱書的地點。文氏子孫們也各有自己的藏書印，文元發有「三楚精神」，文震孟有「石經堂」、「兩月平章」，文從鼎則以自己的姓和字為印。(明·王兆雲，1991)

然而，歷來藏書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，似乎已成古代藏書家的共同命運。文徵明也曾有感而發，嘆曰：「其冰火之所遭，風雨之所蝕，道路之所遷徙；雖金石之堅，不能保其必存，而況寸楮尺素，與蠹鼠爭日月哉！間有所存，其不為驕兒駿女取以為覆瓿之資者幾何矣！…夫盛則必衰，乃理之常。所賴以保其盛，使不至於衰，則在賢子孫耳。」(明·

文徵明，1987)文徵明藏書的散佚，從文元發記《資治通鑒》來看，似乎萬曆年間便已開始散失，以後更隨家族衰敗而日漸亡佚，直至清光緒年間喪失殆盡，流入諸藏書家手中。

例如「玉蘭堂」所藏宋紹興刻本《黃氏經日鈔》30卷等，便流入清末浙江南潯著名藏書家張鈞衡(1872-1928)的「適園」藏書樓中。而舊鈔本《補漢兵志》1卷、明弘治刻本《遺山先生文集》40卷等，也落入清末昭文藏書家張金吾(1787-1829)的「愛日精廬」當中。(尚東發，2009)以文氏舊時藏書之盛，風采足以照映江東，竟亦難逃散落他姓的命運，怎不教人為之三嘆！

(收稿日期：2013年6月26日)

## 參考文獻

- 宋·司馬光(1066)。類篇。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- 明·尹守衡(1991)。明史竊·列傳(《明代傳記叢刊》)。臺北：明文書局。
- 明·文徵明(1986)。甫田集(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)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明·文徵明(1987)。文徵明集·補輯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明·王世貞(1991)。弇州山人續稿碑傳(《明代傳記叢刊》)。臺北：明文書局。
- 明·王兆雲(1991)。皇明詞林人物考(《明代傳記叢刊》)。臺北：明文書局。
- 明·何良俊(1997)。四友齋叢說(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》)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明·張萱(1991)。西園聞見錄(《明代傳記叢刊》)。臺北：明文書局。
- 明·莊昶(1970)。定山集(《金陵叢書》丁集)。臺北：力行書局。
- 明·劉鳳(1996)。續吳先賢讚(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95)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清·張廷玉等(1988)。明史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清·葉昌熾(1980)。藏書紀事詩等五種(《中國目錄學名著》)。臺北：世界書局。
- 清·潘介祉(1986)。明詩人小傳稿。臺北：國家圖書館。
- 任繼愈(2001)。中國藏書樓。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。

肖東發(2009)。《中國私家藏書》。貴州：貴州人民出版社。

徐雁、譚華軍(1997)。概論宋明時期的南京書文化史，《江蘇圖書館學報》，5，49-52。

曹家富(2003)。文徵明在滁州的文活動，《蘇州雜誌》，4，25-26。

郭英德(1992)。明代文人結社說略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，4，27-34。

陳冠至(2002)。《明代的蘇州藏書：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》。宜蘭：明史研究小組。

程大利(1997)。《文徵明畫集》。深圳：江蘇美術。

蔡清德(2007)。文徵明與金陵書家交遊考略，《書畫藝術學刊》，3，67-84。

鄭利華(1997)。明代中葉吳中文人集團及其文化特徵，《上海大學學報》，4(2)，99-103。